

利玛窦与北京 相关资料汇编

首都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

2006年4月7日

编辑说明

本资料汇编的内容来自于首都图书馆馆藏资源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文章。其中图书主要摘自：《利玛窦传》、《利玛窦中国札记》、《从利玛窦到汤加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西学东传第一师——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先驱》、《泰西儒士利玛窦》六种著作中的相关信息；期刊论文转自学术期刊网中收录的《北京社会科学》期刊中的文章。本资料汇编合计共 114 页。

目 录

* 图书

利玛窦传/（日）平川祐弘著.....	001
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	009
从利玛窦到汤加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美）邓恩著.....	053
西学东传第一师——利玛窦/汪前进著.....	084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著.....	089
泰西儒士利玛窦/林金水，邹萍著.....	096

* 期刊

利玛窦和北京/魏开肇，北京社会科学，1996（3）.....	106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玛窦传/(日)平川祐弘著;刘岸伟,徐一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1

ISBN 7-80145-088-4

I. 利… II. ①平…②刘…③徐… III. 利玛窦(1552~1610)-传记 IV. K835.4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082 号

©Heibonsha Limited, Publishers 1969

利 玛 窦 传

☆

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1.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1 月 第一版 1999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45-088-4/K·5

定价:1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玛窦传/(日)平川祐弘著;刘岸伟,徐一平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1

ISBN 7-80145-088-4

I. 利… II. ①平…②刘…③徐… III. 利玛窦(1552-1610)-传记 IV. K835.4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082 号

©Heibonsha Limited, Publishers 1969

利 玛 窦 传

☆

文 4 44 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1.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1 月 第一版 1999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45-088-4/K·5

定价:18.00 元



利玛窦的这幅肖像于利氏死后不久在北京绘制,由金尼阁带回罗马,至今保存于耶稣会总部、罗马的 Chiesa di Gesu 大教堂。利玛窦身穿儒官的缙服,金尼阁解释说乃是“中国的博士”的服饰。



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内的利玛窦墓。

(安然 摄于北京车公庄)

§ 16 报告书与书信

在考察利玛窦事迹时，笔者首先查阅了《英国大百科全书》和《意大利大百科全书》。由于利氏系意大利人，意大利在资料方面的研究遥处领先地位。不过，从历史的深度与幅度把握利玛窦这一点上，《英国大百科全书》的记述则略胜一筹。而且与最近新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相比，1910年版所载东洋学家 Sir Henry Yule 的记述尽管年代较远，但内容甚佳。不过，《意大利大百科全书》对利玛窦的评价中也有引起笔者共鸣的地方。即认为其书信比他的报告书更具价值。报告书乃事后回顾写成，便于概括全貌，也可做历史的判断。但是，每次写下的书信则印象鲜明，其时其地的细节均跃然纸上。现在读来仍令人趣味盎然，浮想联翩。研究外国文化时，第一印象尤为贵重。虽因知识不足，有时会做出错误判断，但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反而可以把握到事物的本质——习以为常后就会视而不见的事象——尽管当初会有一时的反感。总而言之，今天那些未见过中国，又不学汉语而就中国侃侃而谈的欧洲著名学者的议论业已失去生命力，与之相比，利玛窦及罗明坚的实地见闻的真实性日趋为读者所承认。我们将比较参阅利玛窦的报告书以及耶稣会

明朝的中国人很少有见到日本人。按照“北虏南倭”的说法,他们只知道日本人是传说当中的可怕的南洋倭寇。因为在明末时期,中国人当中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日本人的形象。所以当时在南京,只要不是中国人,就都被视为可疑的外国人,是日本的间谍,并投以敌视的目光。即朝鲜战役给人们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的压抑感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排外情绪。利玛窦也曾被视为日本间谍,其原因则是因为一些个别的事情,如他绘制世界地图时使用了日本纸,再如他送给《蓬窗续录》作者倭扇(“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赠予倭扇四柄”引自塚田大峰著《随意录》卷二)等等。利玛窦在报告书第四卷第一章中这样写道:

“出于这种(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在南京没有一个人敢留宿神父们。因此,尽管天气炎热,利玛窦他们也不得不睡在很不方便的河中小船上。外面不断贴出布告,不准留宿服装怪异、形迹可疑的人。而且还说,几天前曾抓到刺探中国内部情报的日本间谍。就连王尚书也不敢下达命令,甚至害怕自己因带来几个神父而惹出麻烦。利玛窦曾几次三番地到市内王尚书的住处去进行交涉,而每次去都必须乘坐轿子,并得遮盖得严严的,不能让外人看见。”

利玛窦一行受到如此牵连时,正值日本第二次出兵朝鲜,而此时,在日本国内的伏见城楼上,丰臣秀吉已病死在床榻上,随着丰太阁的去世,这一场庆长之战不久也

就结束了。

§ 84 第一次北京之行

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第一次到中国去,是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大汗阵营的焦邦尼·达·普拉诺·卡尔皮尼。马可·波罗等人拜访忽必烈的宫殿所在地汗八里时,是在1264年左右。接到卡尔皮尼的报告后,教皇又继续向中国派传教士,其中有一位叫“焦邦尼·德·蒙特·克尔维诺,他也是芳济格会会员。他从罗马出发,经波斯,在奥鲁姆斯乘船,再经印度,从海上抵达中国。克尔维诺到达北京时正值壮年时期,之后一直到八十一岁去世,始终没有停止传教活动。然而,到1368年,蒙古人被从中国赶跑以后,这些先人们的努力也就化为泡影,再也没有人传下去了。不仅在中国当地没有人再继续传播基督教,而且在西方的基督教会当中也忘记了过去曾向中国派遣过传教士。这种忘却也是因为马可·波罗把中国称作(起源于契丹语的)Catai,把北京称为汗八里的原因。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根本没有想到,马可·波罗所说的“Catai”就是利玛窦所说的“Cina”。也没有想到,大汗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就是北京。不光在自己国家的西方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就连身在中国的利玛窦自己,直到1598

年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一年(万历二十六年)的阳历9月7日,利玛窦随王尚书一家人一起第一次来到北京,由于中间有上述一段历史的隔绝,他一定觉得自己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皇城的西方传教士,并为此感慨万分。他曾在信中详细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只可惜这封信没有留传到今天。现存的只有他于第二年1599年8月14日写给吉罗拉莫·克斯塔的一封信,“详情前信已述,这里从略”,信中只有下面一段简单的叙述。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向中国首府和宫廷发起了攻击。因为据我们判断,是可以排除抵抗攻击进去的。然而由于敌方的种种阻挠,终于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也巩固了许多阵地,同时发现了许多缺口,并不为我们付出的代价而后悔。而且,我们觉得付出的这些代价也都获得了收获。”

这段文章中使用的“攻击 assalto”一词,当然是一种比喻,并不意味着利玛窦拿着武器去攻打北京。但是,“攻击”“抵抗”“阻挠”等一连串的词,又如实地反映了耶稣会神父们的一种军国主义者的姿态。传教意识一方面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同时又表现了一种人性内部中潜藏着的征服欲。但是,利玛窦的这次“北京进攻”以失败告终。他在信中写道。

“去年我们曾试图见到皇帝,因为我们觉得周围的相关人员都没有提防我们这几个外国人的意识,所以我想一定会见到的。可是没想到,日本的 Cambaco 在中国

接壤的朝鲜挑起了战争,结果我们终于没有能见到皇帝。”

这里所说的“日本的 Cambaco”当然指的就是关白丰臣秀吉。而实际上,当利玛窦到达北京时,丰臣秀吉已经快要死了,可是由于当时的情况,这一消息也许还没有传到北京。艾儒略在《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利子到京师。适关白倡乱、朝鲜多事、未有朝见之机。复同郭子南回、时冬月河冻、暂留郭子于山东、独回苏州。”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情况,根据现存的利玛窦的书信,还有艾儒略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只有这么一点简单的记载。可是在利玛窦晚年写的报告书第四卷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则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利玛窦是乘船从南京向北京顺运河而北上,在北方,他们还曾与派往朝鲜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大军相遇。到达北京以后,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南城城墙的宽厚,“上面可以容十二匹马并驾而行”。只是比起南京来,北京到处尘土飞扬。“因此,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也无无论是骑马还是步行,人们都要用一块黑布遮住面孔。这样走在街上,别人也认不出你是谁,而且相互也不用打招呼了。这种习惯尤其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在当时,外国人要毫不遮掩地走在大街上是十分危险的,马上就会有人围起来观看。”当时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另外—

还有两个来自阿拉伯的土耳其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早在四十多年以前，他们俩人牵着狮子出现在北京。当时在中国，大家只是听说过狮子，很少有人见过真正的狮子。这样一来，他俩大受皇帝的宠爱，并委以收入颇丰的职位。利玛窦到达北京时，这两个土耳其人还在世，通过和他们两人的交谈，利玛窦才终于知道，自己现在所在的中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 Catai 王国，北京就是汗八里。后来，他又通过来向皇帝进贡的波斯人再一次确认了此事。利玛窦立即向印度和欧洲方面写信报告，说马可·波罗发现的 Catai 和葡萄牙人发现的 Cina 其实是同一个国家，但是利玛窦的报告，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欧洲方面的相信。

§ 85 苏 州

当利玛窦一行沿水路到达北京时，王尚书已经从陆地提前到达北京。通过王尚书的介绍，利玛窦见到了一位宫廷里的宦官，并给他看了准备献给神宗皇帝的各种礼物，这里面有时钟、基督画像，还有一种在中国从来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大西洋琴（日本天正遣欧使节团从欧洲回国后，1591年，使节团的少年们曾到聚乐第，在丰臣秀吉的面前演奏过大西洋琴）。那幅由西班牙特制的

圣母画像在旅途中不幸裂成三段。像这种断裂的画，本身就没有价值了。可是在中国，当利玛窦说这是一幅古画时，大家觉得它反倒更有价值了。看起来，这位宦官对这些礼物都很满意，但他最关心的还是想知道如何从水银中提炼银子的方法。和在中国南方一样，这里也都传说利玛窦是会炼金术的大师。当利玛窦避而不谈炼金术时，宦官就很不高兴，而且拒绝把利玛窦一行引见给皇帝。其理由是，现在宫里的人都在担心攻打朝鲜的日军，没有时间来见他们。“每天都有来自朝鲜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说，日军杀了许多人，眼看就要攻入中国国内了。”

万寿节过后，王尚书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南京去了。这之后，利玛窦仍留在北京，等待着面见皇帝的机会。但是没想到由澳门传教士学校校长马诺艾尔·迪亚斯寄来的汇票和日本方面财政负责人寄来的汇票都是假的，无法兑换货币，没办法利玛窦只好决定暂时撤回南京。离开北京以后，一行于十二月初来到临清时，“时冬月河冻”，运河的水都结了冰。这样，利玛窦就只好将郭居静和各种礼物及行李留在山东，独自一人南下。此时利玛窦所依靠的是与瞿太素结下的友情，当时瞿太素正在他的故乡苏州。

濒临太湖的苏州之美，自古以来就为许多汉诗汉文所赞誉。利玛窦也曾将“天上天堂、地上苏杭”的谚语译成西文，介绍过苏州的美丽富饶及其丰富的食物、产品。瞿太素住在苏州附近的丹阳，他热情地欢迎款待利玛窦，

但是,侍候在神宗皇帝身旁的宦官回答说:

“他们不是回回。他们都吃猪肉。”

§ 94 大西洋琴

庞迪我,1571年出生于西班牙。1599年他来到澳门,准备等待命令去日本。没想到突然受到郭居静神父的邀请,便来到了中国,然后从南京陪利玛窦到了北京。当时他才三十岁,所以据说学习中文也学得很快。还在南京时,利玛窦就指示他跟郭居静学习大西洋琴的演奏方法。因为在献给明朝皇帝的礼物中有这一乐器,估计也一定会有实际演奏的机会。果不其然,到北京以后没过多久,就有四位乐师(都是宦官)来拜访了神父们。他们是受了圣旨,来向神父们请教大西洋琴的演奏方法的。他们跪在庞迪我神父脚下拜他为师,并向这位外国老师请求,如果学生学得慢,也请您千万不要生气。而且在弹奏大西洋琴时,也是小心翼翼,生怕把它伤害。在中国,自孔子以来就非常重视礼乐,乐师的地位要比数学家的地位高得多。这些人的住处和数学家的住处不同,经常有宫内身份极高的人物出入。这样一来,宫里马上就都知道利玛窦等人住在这里了。四个学生中,有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掌握了演奏技巧,而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其中

一个已经七十岁了)则迟迟也学不会。不知不觉,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此期间,学生们提出,有没有和着大西洋琴唱的歌,利玛窦便应邀写下了“西琴曲意八章”。这八首赞美道德,劝导好好作人的歌曲,收录在《畸人十篇》下卷的附录中,一直流传至今。这八首歌是否曾唱给神宗皇帝听,现在我们不得而知。然而神父们送的大西洋琴则一直在宫中使用。有史料记载,直到1640年崇祯皇帝时,大西洋琴还曾一度出故障,皇帝下诏,命汤若望神父进宫修理。看来不论古代还是今天,在进行文化交流时,音乐都是一种最迅速便捷的手段和媒体。

§ 95 永住北京

1601年春,利玛窦提出申请,希望能恩准在北京长期住下来。神父们虽有一次曾被逮捕,但后来又获释放了,住进了礼宾馆。在礼宾馆,他们认识了许多人,其中还有来自西方的回教徒。这些回教徒懂得很多,他们既知道欧洲、印度、波斯,也知道西班牙人、威尼斯人、姆嘎尔(印度)人等等。利玛窦感到他们很亲切,并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世界地理的知识。就这样,到了1601年的5月,皇帝终于下诏,允许利玛窦长住北京。从此,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就开通了一条文化交流的渠道。它

时而畅通无阻,像涛涛大河,时而河道变窄,像涓涓小溪,但从未停止地一直流淌至今。但是在当时,中国朝廷方面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决定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从《明史》三百二十六卷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中国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其目的是要传播基督教。《明史》是这样记载的:“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粢、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先行者的肖像——译后余录

大约三十年前,一位在亚洲各地漂泊多年的西洋人写下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野蛮人与中国官僚》(Nigel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John Weatherhill, Inc. 1970),描述了自从景教徒入唐直至清末将近一千三百年来华的西方人的故事。其中第八章专叙利玛窦事迹,开头是这样写的:

“当十六世纪已趋近末叶,大明帝国亦走完了其三分之二之历程,一位那个时代最为非凡的人物来到中国。他的名字叫利玛窦,一名耶稣会的神父。在所有试图理解中国人及其文明的欧洲人中,他是最具天赋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所有曾寓居中国的西方人中,只有他作为深通中国文字、文学的学者,受到中国人出自内心的敬重。”

这段话有两点引人思忖。其一,利玛窦孑身孤旅来到中国这个异教的世界,发现了有别于基督教文明的另一个文明,并试图去理解这一切。其二,天资禀赋与过人毅力终于成就了一位亘古未有的大学者、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诸科学艺和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学问于一身的泰西鸿儒、一位文化的“越境者”、一位埋骨异乡的“世界公

本书专有出版使用权由中华书局授予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
王遵仲,李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世界名著译丛)
ISBN 7-5633-3271-5

I.利… II.①利…②金…③何…④王…⑤李… III.中
国-古代史-明代-史料 IV.K2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40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电子信箱: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深圳市(宝安)新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笋岗路华通大厦 1614 室 邮政编码:518008)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22 字数:494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500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他们的主洗人给他们取一个教名和一个姓，而只是当他说写中文时，他才用中国的姓。神父们用他们的葡萄牙语姓名称呼他们，这对欧洲人来说更为熟悉。

临行时间匆促，他们未向朋友辞行，甚至也未向地方官告别，怕的是受拦阻。他们甚至不操心去取得旅行护照，像在过去其他的场合那样。有一半一位^①味的大官同行，要比护照更保险，实际上他们做这次旅行会使南向北居住点更为安全，并加强了整个传教团的地位。没有任何官吏敢于反对朝廷尚书的主意。所出现的情况正是他们所盼望的，不管在韶州还是在在昌，再也听不到反对他们的窃窃私语了。

在1598年施洗者圣约翰节^②第八天后的次日，他们乘船离开南昌。在南京的航程当中，他们和尚书更加熟悉了，并以适当的赠礼赢得了他的孩仆人们的情谊。更为幸运的是他们还结识了一个人，尚书所有的事情都与此人商议，他几乎居于总管的地位。他是尚书夫人的兄弟^③，天性善与神父们终生保持友谊。

在旅途中，他们商议了使这次计划得以愉快完成的办法。尚书建议，一半送给皇宫的主管，另一半钟送给宫中的一个太监，尚书认为他能帮助引利玛窦神父却不肯把一座钟送给任何人，除了给尚书本人。这似乎使比高兴，他们同意了这种方法。事情就这样商定了，一座钟送给了王尚书学会了开动这座钟和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他们一到南京，就惊奇地发现人人惶惶不安。日本人在武装侵犯中国时唐朝朝鲜中已越过国界。保卫朝鲜要花费大量金钱，而且还无望阻止日本的进攻。由于这种情况，没有人愿意接待神父一行到自己的家中，因为通过一项新法律，严禁任何人窝藏一个衣服或容貌有嫌疑的人。就在以前，还提到过几个日本间谍，他们正在城中游荡，观察各种情况。由这样一项法律的实行，所以没人敢于接待神父们，他们被留在小船里，天然又没有任何保护。甚至尚书本人也未敢运用他自己的权威。相反他几乎吓得发抖，生怕有人控告他秘密带进来了外国人。利玛窦神父曾次进城拜望尚书，但总是乘着遮起来的轿子；而且即使以这种方式他也

不能旅行，除非是向驻军司令通知他的到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秘密的拜望，一直到几年之后，他才把它告诉别的神父们。他还叙述有一次驻军司令^④派兵捉拿他，但当他告诉他们他是到总督府去的，他们就放他过去了，这或者是因为害怕那位尚书，或者是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与这样崇高官职的人相处友好而受到尊敬的人是什么都不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办？他们为此进行了商谈并决定从南京向皇帝呈上一份请求书。但这必须通过当地的官员^⑤进行，这位官员的责任就是从南京把这种公文送呈皇帝。利玛窦神父的这份请求书是由一个著名的文士写成的，他很熟悉有关朝廷的交涉。申请书并不长，然而撰写人要了差不多8个金币，这给人一些概念，即中国文人是怎样评价自己的文章的。但这种想法全部化为乌有了。因为这位通政使官员虽然是尚书的一个好友，但却无法说服他对于一个外国人给皇帝的请求书表示关心。为了补充他拒绝的理由，他建议尚书把神父们带去北京，在那里他更便于向皇帝呈上申请书，这样也许效果更好。由于这种建议，或者不如说这种拒绝，神父们在南京的全部责任又推回给尚书。

第二章 从南京到北京

王尚书由于未能在南京实现他的计划而感到失望，但又不愿在受大礼之后食言，就决定带着神父们同他一起去北京。一旦到了那里，他认为可以通过与他关系友好的宫廷太监把礼品献给皇帝。他本人必须由陆路北上，必须在皇帝诞辰时到达北京，作为南京六部的代表^⑥向皇帝祝贺。他的行李由两个差役

① 意大利文写作 *Fuente Heuf* (丰城堡，即李环)。——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称他是 *Tuonino* (通政司) 的官员，即通政使。——中译者注

③ 据意大利文说代表南京的尚书，因为王意结是礼部尚书，所以代表其他各部尚书到北京去祝贺皇帝的生日。——中译者注

④ 6月25日。——中译者注

⑤ 意大利文把他的名字写作 *Geu* (周?)。——中译者注

押运从水路前往。他邀请神父们作为他的家属,同差役一起乘船航行。这种特别类型的船有些像一艘古希腊三层式的战船(trireme),因为速度快,中国人称它为快马船。为了在航程中有更多的自由,神父们宁愿另外包一间舱房,而不愿和仆役们在一起。它还向他们提供充分的地方存放行李。

在他们所携带呈给皇帝的礼品中,有一个大木板,上面刻着世界地图^①。附有利玛窦神父用中文写的简略说明。尚书非常高兴地观看了这幅世界地图,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能看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表面上雕刻出广阔的世界,包括那么多新国家的名称和它们的习俗。他愿意非常仔细地反复观看它,力求记住这个世界的概念。

尚书一到南京,所有高级官员按照中国习惯都急忙来拜见他,祝贺他的新的任命,或者不如说他的官复原职。这些拜访者并不是空手而来。南京总督^②是尚书的一位密友,住在距离南京城大约一日路程的小城^③中。他住在城外而不在南京城内,因为他虽然是地方总督,但品级要比吏部尚书低,也低于许多城内的司法官。一般说来这就是南京总督们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们宁愿驻扎在没有高级官员的一个城镇中。

碰巧这位总督从南京市某个市长^④那里得了一幅世界地图,原是利玛窦神父在肇庆所作的。他非常喜欢这幅地图,便在苏州镇石,并加上一篇赞扬地图的雕刻美观的序文。序文是他亲自作的,但他没有提到图的作者。在他送给尚书的礼品中,有一幅这个地图的摹本是作为他自己的原作赠送的。中国最早的石刻方法和后来的制版方法曾在本书第一卷加以说明。当尚书看到他所得到的地图与他认为是利玛窦神父所摹的这一幅极为相似时,便把利玛窦来说“你看我们也有世界地图。这是我从南京总督那里得来的一幅,同我从你那里得来的那幅完全一样”。利玛窦一眼就看出,显然他是在看自己的作品。他说他第一次是在肇庆刊印这幅地图,把复本送给了他的朋友,它就流传到了这里。他的主人听到这些非常高兴,因为这使他对礼品更为满意,原来像总督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人都如此高度评价它。实际

上,那时在社会生活中很少有像这位赵(Sciau)^⑤总督那样有声望的人。他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对公共事务的卓越管理到处都受到极高的赞扬,这种名声经常归功于他对公共事务的处理,那是真正的,而一点不像通常的名气那样往往是虚假的。仅一年之后,他就奉诏从目前的职位调任北京的尚书的主要副手,叫做侍郎。这时湖广省的人民举事反对一位宫廷太监^⑥的暴政。皇帝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任命他去平息叛乱。他以安抚的方式行事,但一时大意,过于自信和平已经完全恢复,据说他就在该省被皇帝所杀害。

言归正传。尚书写信给总督感谢他的赠礼,并告诉他地图的作者正在他家中,将和他同去北京。总督立即派卫队长资信前往,请求尚书尽快将地图的作者送到他那里,他说由于他名声远扬,他已等待很久想要会见他了。他还派了一顶暖轿和轿夫接利玛窦神父到他家来,其他差役则用马把他的行李运来。总督和他的随从到达南京时,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以及他们所有的行李都已上了快马船,准备次日启航。尚书劝他们不要拒绝总督的邀请,神父们的意见也是不应放弃结识一个非常有权威的高官的机会。因而他们同意郭居静神父先动身,因为船随后很容易被马赶上。利玛窦神父留下来乘上给他派来的轿子去见总督。他随身带两个仆人,来送请贴的那位卫队长陪他一同上路。

利玛窦以中国方式向总督致意后,就送给他几件欧洲礼品,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很新奇,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下来。看来客人的到来比礼品更加使他高兴,他的谈兴甚浓。在利玛窦停留中间,他们讨论了数学问题并谈到欧洲的一般情况,这使总督极感兴趣,以至几乎是把他的客人强行留下了十天。利玛窦神父随身带来准备呈给皇帝的一些礼品,以便谈论有关向皇帝奉献礼品的话题。这些礼品中有一幅非常讲究的装在一个透明玻璃框里的耶稣十字架像。利玛窦在总督房间向他出示这幅圣像时,他一看便肃然起敬,随后他用两手打开镜框的两扇小玻璃门并掉过脸来。利玛窦神父不明白这个表示,以为或者是他看了害怕。他对总督说:“这不是别的,而是天地之主的肖像。”他的主人回答说:“你无须告诉我,它本身说明了一切。它绝不是是一个凡人的像,这间屋子不是供天地之主的像的适宜地方。”

① 《山海舆地全图》。——中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文译他的名字是Gino Cotal(葛可忒)。——中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为Chuang(句容)。——中译者注

④ 据意大利文的记载,他是Gomiacca(王五沙),镇江府的知府。——中译者注

⑤ 即应天巡抚赵可怀。——中译者注

⑥ 即瞿祥。——中译者注

在屋的顶层有一间房,装饰得非常讲究,可以看见青天,类似小礼拜堂,他们按照哲学家的规矩在这里祀天。堂前有三座门分别在北面、东面和西面,四周还有围以栏杆的回廊,外面还有小庭院栽花植树,引人入胜。总督叫他的仆人在香堂中修建了一个祭坛,他在祭坛上摆了点燃着的明烛和香,把十字架放在当中。他穿上正式的礼服,必恭必敬走向祭坛,进行四次通常的礼拜,然后登上祭坛凝视十字架像。他总是从一侧走上去,从不直接在像的正面。他那么长时间仰瞻十字架,仿佛再也不能把他拉开。随后,全家仆人都进行同样的仪式。这种崇敬的仪式成为全家每天的礼节,其中一个仆人奉主人之命保持炉香不断燃烧。总督邀请城里的要人举行这个不可思议的圣像,其中有南京提学使,以后此人成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的知友,后又被任命为福建省巡抚^①。在上述的礼拜堂中,利玛窦神父用去大量时间诵读经文并进行祈祷,他感谢上帝的甚至是向异教徒也向上帝表示这样的礼敬。

南京总督很愿意留利玛窦神父多住一些时候,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当事人知道他的同伴已经动身前往北京,便同意他启程。考虑到传教团的贫困,他就送给神父一大笔钱作为路费,这真是一笔值得欢迎的接济,但他所提的劝告对他们当前的工作或许更有价值的。他毫不讳言,而是公开表示意见,认为他们的计划是不会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成功。

利玛窦神父离开后,总督就吩咐人用轿子把他送到江边上船。他带着一个随从从江边上上了快马船。这个随从被派来陪同神父直到与他的同伴会合,他们赶上了在淮安城的人们,那个随从就此同去向总督报告。正是这位总督后来在北京经常向别的官员夸耀他的官邸中曾有好几天收藏着准备进呈皇帝的教世主基督像。

流经南京的江在中国被称为扬子江,前面已经提到是海洋之子之意。它向北流到南京为止,然后离南京40英里略转向南方迅速流入海中。为了从南京由水路到达北京皇城,中国的皇帝从那条河到另一条由于它那汹涌流水的颜色而叫做黄河的河流,修建了一条长运河。黄河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是中国第二条大河。黄河的起源处有一个大湖,叫星宿海(Lake of the Constellations)。从这里它流入中国陕西省西部边界。它从北边长城再折回平坦的地方。然后它在该省转向南方,再由此进入陕西,由陕西而入河南,自

此向东流入海洋,距离我们所称为海洋之子的扬子江北部不远。

黄河毫不尊重中国的法律和程序。它来自一个野蛮的地区,好像是对中国人敌视外族进行报复,它满载泥沙并任意改变流向而经常毁坏王国的许多地区。某些官吏试图用宗教礼仪供奉河流或河神来控制它。中国人认为许多事物都有统治它们的神灵,并说黄河的水一千年才澄清一次。因而中国成语在表明某些事物难以发生时,就用“黄河清”一词。在这条河流上航行的人,一连好几天注视着河水,等着泥沙在河里沉淀。河水含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淤泥,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城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其他十个省则以银子上税。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的船舶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还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

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这些运河之间的人们除外。通过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不致糟蹋。然而船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经常由于互相拥挤而在运输中损失许多时日,特别是当运河水浅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固定的地点设置水闸来节制水流,水闸还可以作为桥梁使用。当河水在闸后升到最高时,就开放水闸,船只就借所产生的流力运行。从一个闸到另一个闸,对水手是个艰巨的任务,造成旅途中冗长乏味的耽搁。由于运河中很少有足够风力,行船更增加了负担,于是从岸上用绳拉船前进。有时在一个闸的出口或另一个闸的入口处,也会波涛汹涌,以致船只倾侧,全部水手都被淹死。官员和其他政府要人的船只则用岸上的木装置拉着逆流而上,这种拖拉的费用都由政府偿付。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所说,每年达到100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

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江苏省、山东省的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都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

^① 意大利文写作Cincin(陈子实)。——中译者注

都非常便宜。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特别是在皇宫被烧毁之后,而据说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被火烧掉。神父们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排和满载木材的船,由数以千计的人们非常吃力地拉着在沿岸跋涉。其中有些一天只能走五六英里。像这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其中有的—根梁的价值就达3 000金币之多,有些木排长达两英里。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1 500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许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大量建筑材料,不仅足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建成整个的村镇。

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

所谓的快马船都由宫中太监指挥,通常都运行迅速,八只或十只船一队。运河只有在夏季水位高时,或者由于山雪溶化河水上涨时,才能通航。在炎热的夏季,大部分食品途中要运输一两个月,未到北京以前就变质了,所以把它们放在冰里加以保存。冰块逐渐融化,因而在途中的某些停泊点设有巨大的冰库,船只可以随意获得足够的冰块以便在到达之前保持食品的新鲜。太监们有时出租官船的空舱赚钱。

中国人认为把他们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装在一只船里是不合适的。似乎以几艘不同的船来运送更为适合一些。但皇帝本人由于别的原因对这种办法假装没有看见。无数为朝廷运送物品的船只来到北京,其中有许多船并未满载。商人们乘机以非常低的价格租用船只的空余面积。这种办法所供应的产品比当地产品还要多,从而解决了匮乏并减少了赈济之需。所以人们说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

虽然神父和尚书的仆役们同乘一艘船,并有他们自己的私人房舱,但由于夏季极热的天气为时过长,他们在旅途中相继病倒了。然而天主保佑他们在到达北京之前都痊愈了。航行在山东境内时,他们离开了这条河而驶入另一条人造而非天然的河流里去。这条河流或者说运河,在靠近一个叫做天津卫的地方,流经北京附近,这里有另一条来自北京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自黏粗地的河流伴着它流驶,直到二者汇合在一起大约流一天的时间注入海洋,或者说注入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海湾。由于日本已进犯朝

鲜,天津卫特别任命了一位总督^①,在他的指挥下许多舰队正准备去援助朝鲜人。整个河上布满了战舰,满载军队,但神父们所乘坐的快马船却挤在这些船中间安然通过,未遇阻拦。

最后他们上了岸,不是在码头上,而是在离北京城约一日路程的河岸上。这里有一条运河^②由此通入皇城,但为了防止被船只堵塞,只有运给朝廷的货船才允许使用它。所有其他货品均由马车或驮马或搬运夫运入城内。神父们进入皇城的那天被认为是非常适宜他们到来的,那正是圣母圣诞节^③的前夕。这真是一桩令人欣喜的事,我们不应戴着把它放过去,只要想基督教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

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地点是:南京省的扬州,纬度 32 度;淮安,约 34 度;徐州,经充分测定为 34.5 度;山东省的济宁 35.67 度;临清 37.67 度;北京省的天津 39.5 度;北京整整 40 度。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像认为北京位于纬度 50 度的人的错误。

我们将以中国视距尺来测量从广东的首府到北京的路程,澳门到广东首府有两天路程。中国 5 视距尺是 1 意大利里或 15 视距尺是 1 里格^④。所以,神父们的水路旅程如下:从广东到南雄为 1 170 视距尺,从南雄到南昌为 1 120 视距尺,从南昌到南京为 1 440 视距尺,再从南京到北京为 3 335 视距尺,总共为 7 065 视距尺或者说 1 413 英里。

第三章

在北京的失败

对北京有了最初的一瞥之后,不说几句话就把它放过去,那对于北京城或

① 即江应蛟。——中译者注

② 漕河,即以即三渠河。——中译者注

③ 9 月 8 日。——中译者注

④ 1 里格(league)相当于 3 英里。——中译者注

者对于读者的好奇心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了。中国王朝的所在地位于国土的最北部,距离为了抵御鞑靼人入侵而修建的长城约100英里。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它的南面由两层高而厚的城墙所包围,城墙上面的宽度可供12匹马并行而不觉阻碍。这些城墙主要是砖建筑。墙基全用巨石支撑,墙内填满调好的泥土。它们不比在欧洲所见的城墙更高。在北面则只有一道城墙保护。夜晚,所有这些城墙上都由大批军队守卫着,数量之多有如在进行战争。白天,城门由宫中的太监把守,或者至少人们认为是他们在守卫着的,但是这些太监都忙于收通行税,这是其他城市从来未有的事。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人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这个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由于皇帝不在,南京已逐渐衰微,像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遮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次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材质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还有其他的益处,即一个人只有在他人愿意被认出来时才能被人认出。他避免了无数的招呼 and 问候,并且可以根据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和任何价钱出行。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并且因为乘轿旅行很贵,所以一个人在北京可以放弃豪华和时髦而用不着难为情。

戴面纱的习惯对神父们是恰合时宜的。在战争岁月里,外国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冒险,但是戴上面纱,他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扰地旅行。由于有灰尘的缘故,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乘其他乘坐工具旅行的。它们到处都在等候受难,在十字街头,在城墙门口,在御河桥和人们常去的牌楼,雇一辆车一整天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城里的街道非常拥挤,以致赶脚人必须用缰绳领着牲口穿过人群。他们知道城内的每

一条街道和每个著名市民的住所。他们还有指南,上面列出城里的每个地区、街道和集市。除去骑马旅行而外,到处都是抬官员们和要人们的轿子。北京的这种乘坐工具要比南京或者中国其他地方的花费大得多。

我们曾说过北京样样物资丰富,大部分是由外面运进来的,尽管如此,北京的生活还是困难的,除了那些富有而无须节约的人以外,这里经常缺乏薪火,但这种匮乏可由一种沥青物质补充,它缺少一个更好的名称,我们称它为沥青或矿物胶脂^①。这是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化石焦,像列日(Liege)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那种一样。中国人用它来烧饭和在几乎达到北极区域温度的冬季的最寒冷时使室内取暖。这种物质的丰富很好地弥补了薪火的不足。这里的床是用砖砌的,下部是中空的,壁炉管道就从里面通过,形成了床下的暖室。夜间不必再烧火,因为暖室能长期保暖。北方各省普遍使用这种类型的炕床。北方的中国人比南方的中国人更勇敢好战,但不如他们聪明机警。这就是人性的平衡,有些人在这方面优越,有些人则在那方面胜出。

随着神父们之到达北京,他们长期以来怀疑的一件事终于真相大白了,即中华帝国就是某些作者所称的大契丹,而北京就是当今中国皇帝的所在地。这些作者称这个城为汗八里(Cambala)。如果对我们的信念似乎还有任何怀疑,那么我们将非常正确地证明它。对我们的意见长时间以来造成了很大疑问的是,上述作家在论述辽朝的契丹帝国和其他中国省份时,宣称这个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某个地方与波斯的东部边界接壤。可是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波斯要比它现在广阔得多。实际上,波斯必须理解为包括说波斯语的广大无边的亚洲地区,迄至中国的边境。他们还说它在南面为鞑靼人所见。在中国国内对它进行多次调查之后,未能发现有关这个广阔的契丹帝国的任何东西,一个邻国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竟一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竟从未留下过与这样一个大国家进行战争或通商的记录,这看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我们也曾读到,大江从它的发源地到河口是流经契丹的。江在中文里意思是大河。其他河流则叫做河。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海洋之子的那一条河流,它现在就叫扬子江。我们也曾读到这条河的南边有九个王国,它的北边,在这个名副其实不为人所知的帝国里则是中国十五个省的

① 即煤。——中译者注